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互助论

〔俄〕克鲁泡特金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互 助 论

进 化 的 一 个 要 素

〔俄〕克鲁泡特金 著

李 平 沅 译

商 務 中 書 館

1997 年 · 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互 助 论

进化的一个要素

〔俄〕克鲁泡特金 著 李平沅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ISBN 7 100 02392 0 D · 208

1963年3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4月北京第3次印刷 字数 224 千

印数 5 000 册

印张 10 1/2 插页 4

(60克纸本) 定价: 12.8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1981年着手分辑刊行。限于目前印制能力，每年刊行五十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将陆续汇印。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在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83年5月

中譯本序言

《互助論》是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活动家和理論家克魯泡特金(1842—1921)在1902年发表的一部著作^①。这本书在无政府主义的著作里占有一个特殊地位。在这本书里，克魯泡特金以伪科学的方法来宣揚无权威、无政府、无国家的社会是可以“实现”的，而且宣揚这种社会比其他社会主义思想家提出的理想社会还要“完善”。我們知道，克魯泡特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在他以前，还有巴枯宁、蒲魯东和斯蒂納等人。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提出过种种导向无政府主义社会的方案，設計过这种社会下人們生活的图景，但是，相信这种学說的人毕竟不多，于是他們幻想要为他們的学說建立一个什么“科学”的根据，以爭取群众。克魯泡特金加入巴枯宁派以后，就一直致力于为无政府主义建立科学理論的工作，企图和馬克思主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論相抗衡，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扩大右翼的影响。《互助論》就是克魯泡特金抱着这样一种意图写成的。

克魯泡特金为无政府主义建立了什么“科学”根据呢？他的理論来源是达尔文的进化論。达尔文的进化論是十九世紀最有影响的一門学說，在意識形态的各个領域內都发生过很大影响。进化

^① 《互助論》原是克魯泡特金在1890年至1896年期間，在倫敦用英文写的单篇文章，陸續发表在英国《十九世紀》杂志上，1902年始汇集成单行本出版。书名的原称是：《互助：一个进化的因素》，通称《互助論》。1914年，即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克魯泡特金又把这本十二年前的著作，刊行了一次普及廉价本。重刊的意图，克魯泡特金在廉价本序中作了交代，序文已一并譯出。

論认为：生物进化的規律是物竞天擇，适者生存。即生物为了生存彼此互相斗争，在斗争中，不适者被淘汰，适者生存而延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物进化論套用来观察人类社会生活，认为人既然是一种生物，也就不能不受物竞天擇規律的支配，結局是优胜劣敗。克魯泡特金在方法論上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一样，也是把生物进化的規律引用来考察人类社会生活的，但是，他不同意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把“生存竞争”看作是进化的主要因素。他提出了相反的論点，认为“互助”才是一切生物(包括人类在內)进化的真正因素。克魯泡特金并不完全否定生物之間存在竞争，他认为任何生物都不是营个体生活的，而是营群居生活，在一群之內，各单个生物之間只有互助，而无竞争，他常用蜜蜂和螞蟥群居营生这一自然現象作为例证来解释他的論点。他只承认在群与群之間才有生存竞争，而竞争的抉擇也不是什么适与不适，而是群的互助性之强弱。互助性强的生物群生存而延續，互助性弱的生物群則被淘汰。經過世代相傳今天存續下来的生物，都是互助性很强的生物，而人类便是互助性最强的生物；再发展下去，自然界終将消除竞争。克魯泡特金还断言：“不論是在动物界还是人类中，竞争都不是規律。”恰恰相反，不要竞争、避免竞争才是“自然的傾向”^①。他认为“以互助和互援的办法”一定可以“消除竞争”^②。克魯泡特金說：他所闡述的“互助为一个自然法則和进化的要素”，是給达尔文主义“弥补一个重大的空白”^③。

① 本书第 76、77 頁。

② 本书第 76 頁。

③ 本书第 12 頁。

克魯泡特金認定“互助”是生物的本能，“互助法則”是一切生物包括人類在內的進化法則。他的《互助論》就是“一本論述互助法則的書”^①。這本書的頭兩章是敘述“動物之間的互助”的，以下幾章專門考察人類社會的幾個歷史時期的互助（他特別提醒讀者注意其中論述原始社會和中世紀互助形式的幾章^②）。因為克魯泡特金把“互助法則”看作是人類社會的基本法則，所以這本闡述互助“法則”的書也就是克魯泡特金試圖闡述人類社會發展法則的書，換句話說，也就是他用無政府主義觀點所寫的一部社會發展史。

克魯泡特金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是經過資產階級用偽科學裝扮起來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在歷史觀和社會觀上，克魯泡特金更是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者。他不僅企圖從蒙昧人、野蠻人和中世紀及近代人之間找出天生的、不變的、同一的人性，而且把動物和人放在一起，要從中抽出共同的屬性。而這個共同的屬性竟然被克魯泡特金概括了出來，這就是他所謂的“互助本能”。姑不論把“互助本能”說成是一切生物的共同本性，在科學上是如何的站不住腳，即以克魯泡特金用這個共同本性來解釋人類社會生活、說明社會歷史現象這一點而論，也足見其在歷史科學上是一竅不通的。克魯泡特金一心反對階級鬥爭學說，但是他絲毫不了解這樣一個歷史唯物主義基本原理是怎樣得出來的。誠如斯大林所指出的：“無政府主義者患有一種宿疾，就是很愛‘批評’敵方的政黨，但又不願費一點力去稍微了解一下這些政黨。”^③ 斯大林這段話正

① 本書第14頁。

② 本書第6頁。

③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22—323頁。

是針對克魯泡特金以及格魯吉亞无政府主义者一伙而說的。克魯泡特金自己是一个庸俗进化論者，社会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者，他竟以为馬克思主义的階級斗争学說也是同样从进化論中把“生存竞争”說移用来解釋社会現象的，因此，他要从生物进化現象中找出另一种进化因素——互助性来加以反駁。

克魯泡特金从他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所得出的結論是：人类依靠互助的本能，就能够建立和諧的社会生活，毋須借助权威和强制；而沒有权威、沒有强制的社会才是保障人人自由的完美社会。克魯泡特金认为现实的社会，其所以还存在权威，仰賴政府，就在于有两个弊害：一是国家，一是私有财产。克魯泡特金对資本主义制度也作了尖銳的批判，他揭露資本剝削的食欲，譴責私有制带来社会恐慌，使广大劳动者陷于貧困。他特別責难資本主义社会道德墮落的現象。克魯泡特金提出應該以各种社团的自由联合代替濫施权威的国家，以共产代替束縛自由的私有财产。反对一切权威，建立无政府的社会，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共产共有，这些观点在克魯泡特金的思想中是融合在一起的，而主导的思想是政治方面的无政府主义。克魯泡特金自己把它称为“自由共产主义”。

要了解克魯泡特金的思想，了解克魯泡特金的这本书，熟悉一下克魯泡特金的生平，也許是必要的。

克魯泡特金出身于俄国貴族家庭，青少年时代接受的是宫廷的封建教育。二十岁以后，在西伯利亚伊尔庫茨克的总督府任职。因职务的便利，克魯泡特金曾多次游历西伯利亚东部，并到过中国东北。这个经历使他具有丰富的地理知識。几年以后，他辞职回到莫斯科，积极参加地理协会的工作，又被协会派赴芬兰和瑞典考

察冰河時代的遺物，這番經歷又使克魯泡特金增長了許多考古學和生物學的知識。克魯泡特金在寫作《互助論》時，是充分利用了他的這些知識的。

1872年，是克魯泡特金一生的轉捩點。在此以前，克魯泡特金已經是一個有相當聲望的地理學家。1872年春，他去瑞士旅行，受到西歐革命運動和俄國流亡者的影響，從此投入革命的洪流。在瑞士不久，他便參加了第一國際瑞士海利克的一個支部，稍後，又轉入日內瓦支部。在這裡，他開始和巴枯寧派接觸，並很快服膺無政府主義思想，而成為巴枯寧的信徒。但是，克魯泡特金始終未和巴枯寧見過面。克魯泡特金的旅行結束後，以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姿態回到俄國，他不再從事地理工作，而投入了民粹派運動。1874年，被沙皇政府逮捕，1876年越獄逃亡國外。克魯泡特金在國外流亡了四十年，直到1917年二月革命後才重返俄國。

克魯泡特金在國外的四十年，也是他作為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活動家和理論家的四十年。克魯泡特金在逃亡國外的最初幾年，主要從事無政府主義的組織活動，1882年，因組織個人恐怖活動，被法國政府逮捕，監禁五年，至1886年才獲釋。以後移居倫敦，較少參加組織活動，潛心於無政府主義的宣傳工作，他的幾部主要著作（包括《互助論》在內）大部分是在倫敦居住期間寫成的。克魯泡特金並不是單純地宣揚他的無政府主義思想，他對革命的馬克思主義進行激烈的攻擊，特別是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學說。他寫作《互助論》就是企圖從理論上“駁倒”階級鬥爭說，為無政府主義建立一套“科學”理論體系。克魯泡特金在逃亡西歐期間，接受了資產階級一套偽科學思想，對他影響最深的是

庸俗進化論和社會學中的主觀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這些就是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的 world 觀和方法論的基礎。《互助論》一書就是這一指導思想的集中創作。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克魯泡特金和其他無政府主義者都站在社會沙文主義的立場，是列寧主義的堅決反對者。就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後返回俄國時，他仍然堅持反對階級鬥爭、反對無產階級專政。

克魯泡特金作為一個地理學家，在蘇聯學術界至今還是具有一定地位的。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作為一個無政府主義的主要活動家和理論家，他始終是一個“馬克思主義的真正敵人”^①。

克魯泡特金的主要著作除《互助論》外，還有《一個反抗者的話》(1884)、《麵包的掠奪》(1888)、《田園、工廠、手工場》(1899)和《一個革命者的回憶》(1899)等書。克魯泡特金的幾部主要著作，大都有中譯本。《互助論》還有過兩個譯本，一是 1921 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譯本，一是 1939 年平明書店出版的譯本。在此以前，1907 年中國留法學生中，有一些無政府主義追隨者，還在他們在巴黎辦的《新世紀》週報上分期介紹過《互助論》的內容。今天商務印書館重新翻譯、出版這本《互助論》，是為了提供一本反面教材，作為研究、批判無政府主義思潮之用。

丘 權

1963 年 2 月

① 斯大林：《無政府主義還是社會主義？》，《斯大林全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272 頁。

目 录

序.....	4
引言.....	7
第一章 动物之間的互助.....	17
生存竞争 互助 自然法则和逐步进化的主要因素 无脊椎 动物 蚂蚁和蜜蜂 鸟类 猎食和捕鱼的结合 合群性 小 鸟之間的互相保护 鹤和鸚鵡	
第二章 动物之間的互助(續)	42
鸟类的迁居 繁殖的结合 秋季的群居 哺乳动物: 少数不 喜欢群居的种 狼、狮子等的猎食结合 齧齿动物、反刍动 物、猿类的群居 生存竞争中的互助 达尔文关于物种内部 生存竞争的论点 对过分繁殖的自然遏制 中间环节的假定的 绝灭 自然界中竞争的消除	
第三章 蒙昧人之間的互助.....	78
假定的个人反对整体的斗争 人类社会的部落起源 分立的 家庭是后来出现的 布西門人和霍頓脫人 澳洲人和巴布亚 人 爱斯基摩人和亚鲁特人 欧洲人难以理解的蒙昧生活的 特点 韃靼人的正义观念 习惯法	
第四章 野蛮人之間的互助	112
大迁移 新的组织的必要 村落公社 共同劳动 裁判程序 部落間的法律 从我們同时代的野蛮人的生活中引来的例子 布里亚特人 卡巴尔人 高加索山地人 非洲的种族	

第五章 中世紀城市中的互助	143
野蛮入社会中权威的成長 村落中的农奴制 設防的城市的 反抗以及它們的解放和特許狀 行會 中世紀自由城市的双 重起源 独立的裁判和独立的行政 劳动者的光荣地位 行 會和城市經營的商业	
第六章 中世紀城市中的互助 (續)	172
中世紀城市之間的相似处和相異处 手工业行會, 它們每一 个的国家屬性 城市对农民的态度, 试图解放他們 領主 中世紀城市在艺术和学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 衰落的原因	
第七章 我們現代人之間的互助	202
国家时期开始时人民的起义 現代的各种互助制度 村落公 社及其为了反对国家廢除它而进行的斗争 从村落公社生活 中产生的习惯依然保存在我們現代的农村中: 瑞士、法国、 德国、俄国	
第八章 我們現代人之間的互助 (續)	234
在国家摧毁行會之后成长起来的工会 工会的斗争 罢工中 的互助 合作 为各种目的而成立的自由組合 自我牺牲 以各种可能的形式进行联合行动的无数社团 貧民窟中的互 助 个人的帮助	
結論	260
附录	266
1. 蝴蝶、蜻蜓等的群	266
2. 螞蟥	267
3. 繁殖的联合	269
4. 动物的合群	271

5. 对过分繁殖的遏制	272
6. 为了避免竞争的适应环境	274
7. 家庭的起源	277
8. 在坟地上毁灭私人的财产	283
9. “未分开的家庭”	284
10. 行会的起源	284
11. 市場和中世紀的城市	288
12. 目前在荷兰农村中实行的互助办法	290
中外人名地名对照表	292
索引	303

序

目前的战事几乎把整个欧洲都卷入一場可怕的斗争中。在德国所侵略的比利时和法国的土地上，这场斗争具有前所未聞的特征，这就是大规模地毁灭非战斗人員的生命和劫掠和平居民的生活資料。在这场战争开始的时候，在那些力图为这种恐怖事件寻找借口的人們的口中，“生存竞争”就成了他們得意的解釋。

当时，《泰晤士报》发表了一封信，其中就曾对这样濫用达尔文的術語提出过抗議。这封信說，这种解釋“无非是把达尔文学說——‘生存竞争’、‘权力欲望’、‘适者生存’和‘超人’等等——的誤解庸俗浮淺地应用到哲学和政治上罢了”。它又說，但是也有一本英文的著作，它“不是以橫蛮的暴力和詭詐，而是以互助合作来解釋生物和社会的进步的”。因此，信中建議应立刻出版这本书的廉价重印本。

現在摆在讀者面前的就是这本重印本。它是第一版的完全重印，所刪掉的只是其中的附录^①，因为附录所載的是比較專門一些的材料。

自从这本书的第一版印行以来，已經过去十二年了，我們可以說，它的基本思想——互助在进化中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的^②因素——已开始为生物学家所承认。近来在欧洲大陆上发表的論述

① 这个附录，我現在也依据 1902 年第一版英文本譯成漢文，附在书后。——譯者

② 着重點是原有的（原文为斜体字，中文改用着重點）；下同。——譯者

进化的主要著作，大都已经指出了必须区别生存竞争的两个不同的方面：物种对不利的自然条件与敌对的种的外部斗争和物种内部为争夺生活资料而进行的内部斗争。另一件事也被承认了，这使达尔文本人也极感遗憾：即后者及其在进化中的重要程度都被夸大了；而动物创造物种幸福的社会性和社会本能的重要性又被低估了，这也是违背达尔文的教训的。

然而，如果说动物中间的互助和互援的重要性已开始在现代思想家间渐渐获得承认，那么我的主题的第二部分——这两个因素在人类历史中对进步的社会制度的成长的重要性，却尚未得到他们的承认。

当代思想界的领袖人物，仍然是倾向于认为群众和人类社会制度的进化很少关系，而把这方面的一切进步都归功于愚蠢的群众的知识领袖、政治领袖和军事领袖。

现在的战争，使大部分欧洲文明国家不仅直接接触到了战争的现实，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受到它的千万种的其它副影响，想必会有助于改变这种流行学说吧。它将表明，一个国家要度过它在历史上的艰难时刻，是需要人民群众多么大的创造性和建设性的天才的。

酝酿现在这场战祸和研究出它的野蛮方法的，不是欧洲各国的群众，而是他们的统治者，他们的精神领袖。人民群众在现在这场大屠杀的准备工作中从来没有发言权，在制定现在的战争方法方面更是如此，这些方法完全忽视了我们所认为是最优良的文化遗产。

如果这些遗产将来没有完全被破坏，如果尽管在这场“文明

的”戰爭中犯下了種種罪惡，我們仍然可以相信人類休戚相關的教訓和傳統終將完整無缺地度過現時的考驗，那是因為我們看到，和上層人物所製造的滅絕人類的大屠殺同時存在的，還有我在本書論述人類的那几章中所說的千萬件自發的互助的事例。

鄉村婦女們看見德國和奧國的戰俘拖着沉重的腳步疲憊地走過基輔的大街時，便把麵包和蘋果（偶爾也把一個銅子）塞進他們手里。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看護着受傷的人，而不問這些人是友是敵，是官是兵。法國和俄國的農民——留在村子里的老年人和婦女——在他們的村民大會上作出決定，要為那些在“那里”處於敵人炮火下的人們播種和耕作土地；合作廚房和公共食堂在全法國雨後春筍似地出現；英國和美國對比利時人，俄國人民對被蹂躪的波蘭的自發援助，所有這些事業都包含有那樣大量自願的、自由組織的勞動和精神，以致它們完全失去了“慈善”的性質，變成只是鄰里相助——所有這些事實和許多類似的事實，都是新的生活方式的種子，它們將導致新的制度，就好象在人類最初階段中的互助孕育了以後文明社會的最優良、進步的制度一樣。

我特別要提醒讀者注意本書中討論原始和中世紀互助形式的那几章。

我所以這樣作，是竭誠希望人們在這場戰爭所帶給世界的災難和痛苦中，仍然可以相信人類的創造性力量還是正在那里起着作用，而它們的活動，必將促成與人與人之間更好的了解，並且最終促成國家與國家之間更好的了解。

彼得·克魯泡特金

1914年11月24日於布列登

引 言

我年青時曾旅行于西伯利亞東部和滿洲北部，在這些旅行中，動物生活的兩個方面給我的印象極深。一個是：大多數動物不得不对殘酷的大自然進行的生存競爭的極端嚴酷性；以及自然力量定期地大規模毀滅生命，結果，在我所考察的廣大土地上生物極為稀少。另一個是：即使在動物十分繁盛的幾個地方，虽然我竭力尋找，我也從未發現同種動物之間存在着爭取生活資料的殘酷鬥爭，而大多數達爾文主義者認為（虽然達爾文本人並不是永遠如此）這種鬥爭是生存競爭的主要特征和進化的主要因素。

在冬末時節橫掃歐亞北部的可怕的暴風雪和往往隨之而來的冰霜；在每年5月的下半月，當樹上已是花朵盛開、昆蟲到處活躍的時候，再次降臨的寒霜和暴風雪；早霜和有時在7、8月間突然消滅億萬昆蟲和草原上的第二窩雛鳥的大雪；8、9月間在溫帶地區由印度洋的季風帶來的暴雨，結果造成僅見于美洲和亞洲東部的大洪水，在高原上使歐洲各國那樣大的地區成為澤國；最後，10月初的大雪，最終使得反刍動物在法國加德國那樣大的地區絕對不能生活下去，並且成千上萬地毀滅了它們——這些就是我在亞洲北部所見到的動物在其中進行生存競爭的環境。它們使我在較早的時期便認識到，在大自然中，達爾文所說的“對過分繁殖的自然遏制”和同種的個體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鬥爭比較起來，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同種的個體之間為生活資料而進行的鬥爭，在